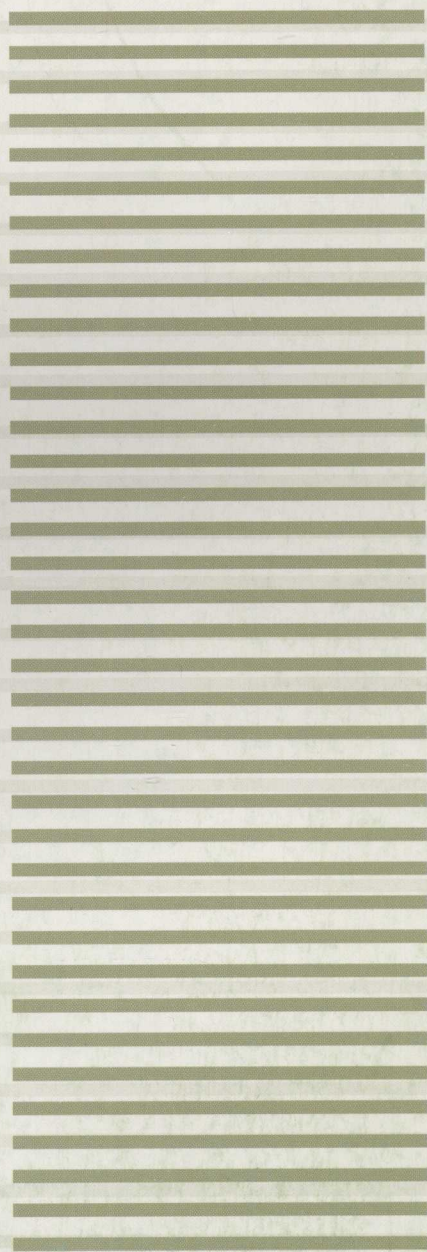


语文论丛

9



语 文 论 丛

(第九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文丛书. 第9辑 / 上海市语文学会编.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444-2449-3

I. 语… II. 上… III. 汉语—语言学—丛刊—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4104 号

语 文 论 丛

(第九辑)

上海市语文学会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编: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5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本

ISBN 978-7-5444-2449-3/H · 0117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主编

游汝杰 胡范铸

编委

游汝杰(方言\社会语言学)

胡范铸(语用\修辞)

齐沪扬 戴耀晶(语法)

吴为善(对外汉语)

薛才德(民族语言\方言)

潘悟云 詹鄞鑫(古代汉语)

刘志基(文字)

金立鑫(语言理论)

张 荣(出版)

目 录

汉语方言文字问题	游汝杰(1)
金华土白《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语音研究	方 婷(10)
“𠂔”音小考	左思民(17)
略论《康熙字典》的文化遗产和创新	徐时仪(19)
说“信”	刘志基(25)

——从《左传》诚信观念看“人言为信”的字形说解

近形字整理与规范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孙 毕(30)
试析助词“给”的三个可能来源	邵洪亮 齐沪扬(36)
试论“不是X的X”格式的双向表达功能	胡建锋(48)
动结式“V死”的产生、演变及其虚化轨迹	石慧敏(55)
从认知功能视角看量词的词类地位	吴剑锋(63)
言语行为规则体系的新思考	徐默凡(70)
对日汉语教学的类型学思考	余志鸿 缪 俊(76)
上海中学对外汉语教学的现状	林界军 翁晓玲(86)
语文课堂教学和谐论刍议	柳泽泉 兰保民(92)
上海市民语言态度的配对变语调查	钟雯晶 许纯晓 徐媛媛(100)
家政业的称呼代位现象	戴晓雪(115)

——关于称呼用语的社会调查(上海地区)

“同志”称谓语的“联想组合分析法”研究	计冬桢(124)
试析记者招待会的问答序列	刘运同(132)
网络语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研究	蒋冰冰(139)
并非唯一的“唯一”	熊红丽(146)
上海市语文学会五十年纪事(1956—2006)	许宝华(148)

后记	游汝杰(176)
----------	------------

汉语方言文字问题

游汝杰

1. 方言文字产生的原因

创制和使用方言字有四个主要原因。

1.1 各大方言都有一批“有音无字”的语素,也就是无标准汉字可写的语素。

所谓“有音无字”是指方言词的本字无考或无合适的现成的汉字可写。方言中的“有音无字”的语素,究竟所占百分比有多少呢?汉字的总数超过8万个,但一般人日常使用的汉字只需要三四千个。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的报纸所用的汉字,都在5000个以下。《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社会科学院,1988)所收汉字为3700多个,笔者在调查吴语时所收集的不见于《方言调查字表》的方言字为200多个。因此可以说,现代吴语里的方言字所占比例在5%以下。据洪惟仁的研究,闽南话只有5%语素无标准汉字可写(洪惟仁,1992)。《广州方言词典》(白宛如1998)所使用的方言字不到70个,但是实际上在粤语区流行的方言字可能要多得多。在各大方言区使用的方言字数量不等,粗略地估计,每种在200~300个之间。如广州方言词“蟑螂”[kat⁹ tsat⁹]因本字无考,写作“甲由”。来源相同或词义相同的方言词在不同的方言区,习惯的写法可能不同。例如“站”这个词,在粤语区写作“企”(广州音:khei²³),在吴语区写作“倚”(温州音:ge¹³);“房子”这个词在闽语区写作“厝”(厦门音:tshu¹¹),在浙西南吴语区写作“处”(云和音:tshy³⁵)。又如潮州方言区将tā³¹(说)写作“咀”。

1.1.1 原字笔画太繁,如重庆把“磁”字写作“[砥]”。

1.1.2 用于外来词,如粤语:广州方言字“咭”kap⁷←英语 card(卡片)、“嘜”mak⁷←(英语 mark(商标))。“秣把”的“秣”lem¹←英语 number(号码)。

1.1.3 汉字不便学习,故有创制方言拼音文字之举。

方块汉字不便学习,对于外国人来说尤其如此,因此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外学者相继为各大方言创制拼音文字,包括切音字。

2. 方言文字的定义和种类

2.1 定义:方言字有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两大类。对其中的汉字,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不同的理解。本文所谓“方言文字”是指方块汉字,不包括拼音文字。

狭义的“方言字”是指“记录方言词的非通用汉字”。例如广州话“冇、冚”。这两个字都不是通用的标准汉字。

广义的“方言字”是指“记录方言词的汉字”。其中有的汉字可能也见于通用的标准汉字库,不过含义或用法不同。例如“掂”原意为“用手托物估量轻重”,但在广州话里是“竖、直”或“妥善”的意思,音 tim²²。下文将提到的方言同音字和方言训读字都属于广义的“方言字”。

2.2 种类:广义的方言字包括方言同音字、方言训读字、方言本字、方言专用字、方言俗字、方言合音字。狭义的方言文字不包括方言同音字、方言训读字和一部分方言本字。

2.2.1 方言本字:为方言词在历史文献中最初的书面形式。例如吴语称用手按住东西为“tʂhiŋ⁵”,本字是“揞”,初见於《集韵》去声沁韵丘禁切:“揞,按也。”这个字广州话写作“揸”。音 kəm⁶。方言本字中有一部分是通用汉字。例如“以舌取物”,广州话读 sai³,温州话读 dzei⁴,方言本字是“舐”,此字最初见于《集韵》纸韵甚尔切:“舐,甚尔切。《说文》:以舌取物也。”此字为通用汉字,义为“舔”,例如“老牛舐犊”。喻人爱护儿女。

2.2.2 方言专用字:为古今辞书(包括字书、韵书)所认可的标准方块汉字中专门用于记录方言词的汉字。如《说文》刀部:“劓,楚人谓治鱼也。”这类字虽然仅使用于方言区,但一般辞书已载录,并指明是方言字。又如《现代汉语词典》:“囡 jiǎn〈方〉①儿子。②女儿。”

2.2.3 方言俗字:方言俗字是各方言区自造的方块汉字,为辞书所认可的标准汉字库所不容,即未登录词。如:广州话“咁”,音 kam³³,“这样、那样”的意思。方言俗字是最典型的方言字。又如粤语的“埗(步)、𨋖(晒)、𨋖(渠)、𨋖(舌)、𨋖(肝)、𨋖(东西)、[𨋖]”(电梯, lift)。闽南话的“𨋖”(潮州:说)。闽南话的“𨋖”(厦门:thau, 毒死)。客家话的“[𨋖]”(我)。吴语的“𨋖”(田野)、“[𨋖]”(便宜)。

2.2.4 方言合音字:常用的双音节词,在口语中合成一个音节,而用一个字来记录,这样的字称为合音字。如广州话“𨋖”,音 ɲen⁵⁴,“瘦小、矮小”的意思。这一类字大多也是方言俗字。为辞书所认可的还有北方话的“甬”,北京音 pəŋ²,“不用”的合音。可以与“方言专用字”兼类。

2.2.5 方言训读字

用汉字记录方言词,有时不用这个词的本字或原字,而借用一个同义字或近义字来记录,这个被借用的字即是训读字,这个字的读音仍按本字或原字的读音读,称为训读音。如琼州方言借用“怕”字记录“惊”这个词。“惊”字即是原字,“怕”字即是训读字。其读音仍按原字读作 kia²³,不按“怕”的本音读作 fa³⁵, kia²³即是训读音。现在举几个方言中的训读字的例子,见表1。

表1 方言训读字音举例

方言点	训读字	训读音	原字或本字
梅 县	柴	tshiau ¹	樵
梅 县	伞	tʂa ⁴⁴ uɛ ⁰	遮子

续表

方言点	训读字	训读音	原字或本字
潮 州	欲	āi ⁵	爱
厦 门	短	te ⁵³	底
福 州	到	kau ¹¹	遭
温 州	人	naŋ ²	农

训读字的特点是皆有原字或本字与之对应,而这些原字或本字在现代汉语里已不用或不常用或词义与方言词有所不同,如表1中的“樵、遮”已不常用,即这两个字在现代汉语里已不用作“柴、伞”的意思。“农”的词义有所不同,不指“人类”。

3. 方言文字使用的历史和现状

3.1 方言字自古有之。例:唐代顾况《团一章》:“郎罢别团。”自注:“闽俗呼子为团,父为郎罢。”清代王应奎(1684—1767后,江苏常熟人)《柳南随笔》说:“囡者吴人呼女之辞。”有的地方旧时编有载录当地方言杂字的小册子,如闽南的《五音杂字》,大多是手抄本,未见正式出版。正式出版的记录方言文字最多的古代文献有:中国学者的方言学专著、西洋传教士的汉语方言词典、地方志。明清时代的方言文学作品,包括民歌、戏曲作品、小说等,间或也使用方言文字。

3.2 方言文字的使用领域

3.2.1 拼音文字:方言课本、方言词典、姓名、地名、方言圣经。目前仍在使用方言圣经的地方只有香港(五旬节斋)和台湾。

3.2.2 方块汉字:地名、人名、地方报纸的文艺娱乐版、方言区的晚报、广告、地方名物、方言读物、账目、信札、地方文艺作品或文艺活动、地方志、方言词典、方言学著作等。

3.2.3 各大方言区的方言文字使用情况比较

各大方言收字最多的专书如下:

吴语:《吴下方言考》,12卷。清胡文英著。刊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今有清乾隆年间留兰堂刊本、北京中国书店1980年影印本。作者胡文英,字绳崖,生卒年月未详,江苏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人。撰《吴下方言考》近30年,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质之同乡钱铸庵,钱氏击节叹赏而为之序,23年后才得以付梓。

胡文英编撰此书的目的,是集录吴语词汇,考本字,明训诂,以证释古书。钱序也指出此书证明吴下的街谈俚谚,“尽为风华典雅之音”,称作者“一字一句,皆援古证今,必求意义之所在”。这样一来“习见以为无文者有文,无义者有义”。

此书所谓“吴下方言”、“吴中方言”或“吴语”是指今苏州一带方言或泛指苏南吴语。其取材原则是收录吴下方言中“人所未能通晓”的词语,间亦采录燕、齐、楚、粤等方言与吴语参校证明。全书分12卷,共收词语993条。编排次序以平水韵为准,以平、上、去、入四声

为序,卷一至卷六是平声,卷七是上声,卷八是上声、去声各半,卷九是去声,卷十是去声、入声各半,卷十一、十二是入声。有的韵字数太少就附于他韵之下,如冬韵附于东韵之下。多音节词根据最后一个字所属的韵来归类。如“花黄”归入卷二江韵。每条先出词目,后引用古籍说明源流,最后是作者的释义。对词目中较生僻的字,则用方言同音字注音,偶尔也用反切注音。用字以见于《说文》者为主。“有宜用古字者,概仍其旧。”

客家话:《客话本字》,杨恭恒著。此书序于1905年,刊于1907年。作者嘉应州人,生卒年月不详,研究音韵与方言。《客话本字》收录“多向所疑土谈有音无字者,共一千四百余字”,包括单音节词、双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全书正文包括5篇:《客话双字》、《客话叠字》、《客话单字》、《客话补遗》、《客话源流多本中原音韵考》。每条先列“本字”,后引古籍以作考证,旨在说明客话字汇“皆有所本”。本书对于了解清代嘉应客话字汇有重要参考价值,也可供考证客话本字的参考。

粤语:Louis Aubazac,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dialecte cantonnais*(《法粤字典》),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 Etrangeres, 333p, 1903; 469p., new ed., rev. & enl., 1909. 1116p., 26cm. 1912. 作者生卒年:1871—1919。此词典所见粤语方言字多达1000多个。

闽语:《厦门音新词典》,台南宣教师甘为霖(W. Cambell)著,1913年台湾教会公报社发行。加注汉字,厦门话罗马字注释。1984年厦门大学编撰的《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完备的闽南方言词典。

在汉语各大方言中,方言文字在出版物上的实际使用,明清时代乃至民国初年,以吴语最为活跃,见于民歌集,如冯梦龙《山歌》;方言小说,如韩子云《海上花列传》;戏曲作品,如《缀白裘》等。但近几十年来粤语后来者居上,方言字的使用领域有所扩大,方言字见于报纸和广告越来越多。近年来台湾闽语则异军突起,闽语文字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受到台湾学界前所未有的重视。

吴语(上海话)、粤语、闽语、客家话的拼音文字的实际使用,近年来在编写方言课本和方言词典这两个领域,重新趋于活跃。上海话目前有多种拼音方案并行不悖。粤语拼音方案则已趋于统一。

4. 方言文字的比较研究和写法统一问题

与标准汉字不同,方言文字并没有公认规范,即使是方言学工作者,也都是自行其是,从来没有讨论过方言字的规范问题。方言词典和方言学著作似乎也没有起到规范的作用。因此,目前方言字的用法和写法可以说处于混乱状态。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同一个词用不同的字来记录,即“词同字异”,或者不同的词用同一个字来记录,即“字同词异”。

4.1 词同字异和字同词异

4.1.1 同源异字: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方言中写法不同。例如,义为“站立”的动词,在粤语区写作“企”,在吴语区写作“倚”。表3有更多的例子。

表3 汉语方言词同字异举例

字	广州	厦门	福州	上海	温州	梅县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𠵼
	ŋɔ ²³	gua ⁵¹	ŋua ³¹	ŋu ¹³	ŋ ²⁴	ŋai ¹¹
他/渠	佢	伊	伊	伊	佢	佢
	khœy ¹³	i ⁵⁵	i ³³	fi ¹³	gei ⁴²	ki ¹¹
睡/困	瞓	晒	晒	晒	晒	
	fan ³³	khun ¹¹	khuaŋ ²¹³	kuən ³⁵	ky ⁵¹	
盖/𩚑	𩚑	𩚑	𩚑		𩚑	□
	khem ³⁵	kham ¹¹	khaiŋ ²¹³		kaŋ ³⁵	kem ¹¹
拿/担(1)	揸			揸	担	
	tsa ⁵⁴			tso ⁵³	tso ³⁵	
削/剗(2)	剗			剗	剗	剗
	phœi ⁵³			phi ⁵³	phei ³³	pai ¹
稀疏/朗		□			朗	𩚑
		laŋ ^{11*}			luɔ ²⁴	lau ⁵²

表3注:

*潮州音。

(1) 担,《集韵》马韵子野切:“博雅,取也。”又,麻韵莊加切:“《说文》:挹也。一曰取物泥中。”

(2) 剗,《玉篇》:削也。匹迷切。

(3) 舵,《广韵》:帮韵,徒可切。

4.1.2 词异字同:例如同一个“搵”字,厦门音:un⁵,意为“蘸”;广州音:uəm³⁵,意为“寻找”。同一个“冇”字,梅县音:phaŋ⁵²,意为“空虚、不实”,用作形容词;广州音:mou²³,意为“无、没有”。就是在同一种方言内部,也有不同的词汇用同一个词记录的混乱现象。例如广州话中的“搵”字,饶秉才等人的释义是:“磨(时间):搵时间”。音 dem¹,多庵切。郑定欧的释义是:“用拳头打。”音 dem²。表4列出更多词异字同的实例。

表4 汉语方言词异字同举例

字	广州	厦门	福州	上海	温州	梅县
冇	无、没有	空虚疏松			空虚不实	空虚不实
	mou ²³	phā ²¹			phə ¹	paŋ ⁵²
搵	寻找	蘸			色不鲜	
	uəm ³⁵	un ²¹			uaŋ ³⁵	
掖	塞在夹缝里	撒(播)		拉直、拉挺		
	jik ⁹	ia ¹¹		fiu ¹²		

续表

字	广州	厦门	福州	上海	温州	梅县
恁(1)	想			如此	如此	
	nəm ⁴			nəŋ ⁶	naŋ ⁸	
漏	泡(茶)		(粥)稠			
	kuk ²²		kyɿ ⁵			
踉	头往里钻				跌倒	
	lei ¹				lai ⁶	
掴	用手掌打	扔、摆		用手掌打	轻刮	
	kuek ⁷	kɔk ³²		koɿ ⁵	kai ³²³	
挈		榨		提	提	
		khueɿ ⁷		tɕin ^{7*}	tɕi ⁷	
攞	拿、取			双手包罗		
	lɔ ³⁵			lu ^{5**}		

表3注:

* 宁波音

** 上海松江音

(1) 恁,《集韵》侵韵尼心切:“思也。”

4.2 方言字写法统一的意义

从应用和研究两个角度看,方言文字都宜统一,即同一个词用同一个字来写。

4.2.1 学术价值:

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是汉语方言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不同方言词汇的比较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是确定同异,即哪些词是同源的,哪些词是不同源的。同源的词用相同的字来书写,才有利于研究工作,也不致造成混乱;而不是求异,见异易,求同难。

4.2.2 实用意义:方言文字不统一妨碍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相互交往。以地名的规范化为例,同一个地名专名,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言字来写,造成混乱。

例如“𡵓、𡵔”本是同一个地名专名,“水坑”的意思,大陆的报纸上用“𡵓”字:澳𡵓大桥。澳门的地名用“𡵔”字:𡵔仔岛、澳𡵔大桥。香港地名用“𡵔”字:鸡鱼𡵔、稳𡵔山。又如“涌、冲”本是同一个地名专名,意谓“水由下向上冒出”,珠江三角洲地名混用这两个字,例如:

江门地名:黄冲圩

珠海地名:大冲、上冲、上涌村、新涌、上涌、界涌

中山地名:上坑冲、下坑冲、冲头围、涌尾、外界涌

澳门地名:石涌

香港地名:东涌、侧鱼涌、黄泥涌峡、深涌湾、笃尾涌

再如“步、埗、埠”本是同一个地名专名,意谓“水津”。其中“步”是本字,柳宗元《永州铁炉步志》说:“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埗”是俗字,“埠”是后起字。各地用字未统一。例如:

中山地名:步头尾

香港地名:深水埗

安徽地名:蚌埠

4.3 方言字写法统一的若干原则

4.3.1 词源研究、本字考证和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是规范方言字的基础

一个方言词要用什么字来写才正确或妥当?这需要三方面的研究作为基础,即词源研究、本字考证和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

词源研究和本字考证在多数实例中是一回事。例如广州话有一词,读音是 $t\epsilon u^3$,意思是“歇息”,例如: $th\epsilon u^3$ 气、 $th\epsilon u^3$ 凉、 $th\epsilon u^3$ 一下先。各地吴语也普遍使用这个词,意思是“展开”,苏州音 thY^3 ,温州音 $thau^3$ 。本字见于《集韵》上声厚韵:“散,展也。”他口切。这个词的本字和词源都是“散”。

方言本字只是方言词的最初的书面形式,本字和词源不完全是一回事。例如绍兴话称牛犊为 $\tilde{A}^3$,其本字是犖,见于《集韵》上声梗韵:“吴人谓犊曰犖,于杏切。”武汉话也有“牛犖子 $niou^{213} \eta\alpha n^{42} ts\eta^0$ ”这个词,即指“牛犊”。“犖”字并不能说明这个词的词源。为了追索词源,需要另作考证。《广韵》上声梗韵:“犖,清洁,乌猛切。”可见《集韵》中的这个字是个形声字,只是借“犖”这个字的字音来记吴语中“牛犊”这个词。《玉篇》牛部:“犖,唤牛声。”所以这个词的词源应该是牛犊←唤牛声←牛鸣声。

4.3.2 有些字的写法关系到词源考证,即在不同方言中是否同源,这需要考证词源。

飊,音思。《说文新附》:凉风也。粤谓微风而凉者为风~。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轻扇动凉~”。古辞《有所思曲》:秋风萧萧晨风~。但吴语温州话却称“台风”为风飊。搔,音飒。粤语声喉破口喉~。《集韵》:悉盍切。读若三入声。破声也。但吴语却用此字指“用薄物塞进空隙处”。

4.3.3 有些词可能同源,但写法不同,宜统一。

粤语:煮粥,水多曰稀,少曰竭。案:无本字,音同杰。温州音同坚。南昌音同及 $[t\check{c}hit^{21}]$,潮州写作稠 $[kwk^5]$,福州写作涸 $[ky\eta^4]$,广州写作噤 $[kit^{22}]$ 。

𦏧,音憾。凡有盖者谓之~。如~盅、~箩之类。又读若襟上声。案:今俗作冚。

4.3.4 有的方言词别的方言已用本字写,本字也很常用,不必写俗字。

“睡”这个词,本字应是“困”,《广韵》:混韵苦闷切:困,悴也。阴去字。粤语写作“瞓”,吴语已用本字,写作“困”。

4.3.5 有的方言词本字有两种以上写法,应以较流行的为规范。

如粤语“揸”,意思是“伸开手指抓”。此词吴语温州读作 tso^{35} ,写作“扭”。其他吴语也常用,如宁波: du^2 绍兴: do^2 杭州: do^2/te^3 松江 zo^2 。《松江府志·卷五》:“揸,以手取物曰揸,音查。刘熙《释名》:揸,叉也,五指俱往也。”又,《方言》:“扭、揸,取也。南楚之间凡取物沟泥中谓之扭或谓之揸。”此两字也见于《广韵》,但声母不同。《广韵》麻韵侧加切:“扭,

《说文》:挹也。”又《广韵》麻韵女加切:“揸,取也。”本字写作“搯”或“揸”都可以的。但是吴语中的“搯”只见于方言学著作,远没有粤语录的“揸”流行,所以可规范为“揸”。

4.3.6 有的字粤语已有俗字,但写本字较妥。

“企”(站立),易与“企业”的“企”相混,宜写本字倚。“企望”的“企”,纸韵溪母,《集韵》:举踵也。倚,《广韵》纸韵渠绮切:“立也。”吴语是群母,音合。写作“企”,易与现代汉语中常用的“企业”的“企”混淆。

粤语“佢[khœy⁴]”(单数第三人称)。此词吴语同源,本字“渠”。《集韵》鱼韵:“渠,吴人呼彼称,通作渠”。*gio(群母三等)。合三,求于切。原阳平,变阳上。

4.3.7 有的方言词并无本字可写,但是俗字在有的方言中已经非常流行,别的方言可以借用。例如“冇”(无、没有)在粤语中已经行开,吴语(南部)可借用。

4.3.8 有的词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如果其中有一种已为辞书所认可,即已取得方言专用字的资格,那么应以此字为规范。如“凼”(小水坑),另有凼、𡵓、𡵓(用于广西的一些地名),应以凼为规范。

5. 方言文字的前途

5.1 方言文字不登大雅之堂及其原因

方言文字自古以来不登大雅之堂,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在北方产生的,向来是用以北方汉语为基础的标准汉字记录的。因此,方言文字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没有地位,也不足为怪。方言文字只是一种地方俗文化现象。除此之外,以下因素也限制方言文字的发展前途。

方言文字的通行地域(area)有限,即只通行于个别的方言区。

方言文字的流行领域(domain)不广,远不能与标准汉字相比,也就是说应用价值不高。

方言文字除粤语外,几无规范可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方言文字是不正规的文字。

各级政府不鼓励,也不可能鼓励社会大众使用方言文字。方言文字自古至今一直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

5.2 方言文字使用领域的延伸或萎缩,各大方言不同。

南方的四大方言吴语、闽语、粤语、客家话,其方言文字,在历史上曾以吴语最为繁荣。明清时代以及20世纪前半期,吴语的民歌、小说、戏曲作品、词典、方言课本、方言会话手册、方言报纸等,其繁盛的程度为别种方言所不及。方言文字在这些出版物中十分活跃。但是近几十年来,粤语区和台湾闽语区的方言文字,其活跃程度反超吴语甚远。吴语区的方言文字除了方言课本和方言词典之外,在各个领域都处于极度萎缩的状态之中。近年来因为教外国人和外地人学习上海话的需要,上海方言的各种拼音方案大行其道。不过至今并无规范的或统一的上海方言拼音方案,不像粤语曾公布过规范的拼音方案,如1960年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公布的广州话拼音方案;香港语言学学会制定的于1993年年底公布的香港粤语拼音方案。粤语方言字不仅在粤语区,特别是香港大行其是,而且个别字还越出粤语区的边界,走向全国。例如“靚”(漂亮)、“仔”(男青年)、“企”(站立)这三个字本来只用于粤语区,今见于各大方言区。台湾闽语的文字研究工作成绩斐然,方言文字也大行其是。

5.3 随着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和地方文化的复兴,方言文字在方言词典、方言课本和平面媒体上的应用将有可能增加。

6. 结 语

6.1 方言文字自有社会功能和存在价值。

6.2 词源研究、本字考证和不同方言的比较研究是规范方言字的基础。

6.3 长期以来方言文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近年来粤语和闽语的文字研究和应用有了长足的进展。

6.4 从研究、应用和规范化这三个角度来看,各大方言文字的比较研究工作亟待开展。

参考文献

- 孔仲南编《广东方言》(原名《广东俗语考》),民国二十二年序刊。作者广东高要人。
- 陈伯辉《论粤语方言词本字考释》,中华书局(香港),1998年。
- 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语文出版社,1991年。
- 傅国通等《浙江吴语的分区》,浙江省语言学会,1986年。
- 钱乃荣《当代吴语的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
-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饶秉才、欧阳觉亚、周无忌《广州话词典》,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郑定欧《香港广州话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
- 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梁玉璋《福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游汝杰、杨乾明《温州方言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新世纪出版社,1987年。
-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新世纪出版社,1988年。
- 詹伯慧、张日升主编《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
- 游汝杰《吴语里的人称代词》,载《吴语与闽语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 游汝杰《汉语方言同源词的判别原则》,载《方言》2004年1期。
- 洪惟仁《台语文学与台语文字》,台湾前卫出版社,1992年。
- 洪惟仁《台湾方言之旅》,台湾前卫出版社,1992年。
- 郑良伟《走向标准化的台湾话文》,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89年。
- 张维耿主编《客家话词典》,广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袁家骅等《汉语方言词汇》,语文出版社,1995年第2版。
- Louis Aubazac, *Dictionnaire cantonnais-francais*(《粤法字典》), Hong Kong, Imprimerie de la Societe des Mission Etrangeres, 1116p., 26cm. 1912.
- Ping Che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of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复旦大学中文系)

金华土白《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语音研究

方 婷

西方传教士的方言学著作是研究 19 世纪后半期至 20 世纪初期的汉语方言口语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本文所要研究的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和《马可福音》(1898)是了解一百多年前吴语金华方言的唯一可靠的材料。

本文整理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和《马可福音》(1898)的声韵系统和同音字表,探讨了其语音特点,并且通过与现代浙江金华方言的对比,得出金华方言语音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一 金华基督教历史和现状调查

传教士在金华地区的传教可谓是一波三折。因为“太平天国”运动(1856—1864)的爆发,传教活动曾一度中断。但是在 1864 年,至少有诺尔登到过金华。他在金华的唐阡(今金华唐雅镇,距离金华中心城区约 5 公里)住了 6 个星期。并在当年的 1 月 31 日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教会,共有教徒 17 名,其中有 13 名教徒是从宁波迁来的。这些教徒都是文化界人物,其中 5 位是清代的秀才。这年秋天,诺尔登又到金华住了 3 个星期左右。在这期间,他的传教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地方上产生了很多谣言,说凡是信奉基督教的就要受到怎样的对待。但是这些教徒终于渡过难关,立定脚跟。

1867 年,秦镜按照国外传道部执行委办的意思,三次到金华城准备租地建造教士住宅。但是居民受了文士界的警告,如果没有知事的告示,就不敢暂借或永租地方给外国人居住,而知事也迫于文士界的压力不敢发出允准的告示。在之后的 8 个月内,是传教最麻烦的时期。由于知事不出示准许居民暂借或永租地方给他的告示,而文士界更是极端仇视,百般毁谤和恫吓,同时教徒们也有些恐惧,因为交接外国人可能丢了功名,有些教徒远离了教会。

直到 1868 年秋天,秦镜永租了一块地,有小房子可以暂作讲堂。然而有一次他到乡间布道的地方住了一夜,回来的时候发现那房子竟然没有了,屋料和器具都堆在临近的一座庙里。秦镜无可奈何,只能回宁波去。

1869 年 8 月,秦镜收到金华新知事的一封信,请他再回到金华传教,并且许诺从此以后不但要妥为保护,而且要补偿已有的损失。9 月,秦镜就又去了金华,在那里永租地基。1880 年,秦镜报告有 5 个人受了浸礼,其中 3 个是男的,2 个是女的。1881 年春天,秦镜倡导由这些教徒组织一个教会,就是现在金华教会的开始。而在唐阡的教会,本来有 27 名教

徒,经过动摇之后只剩下两名,其中之一迁入了这个新的教会。

为了了解金华基督教的现状以及目前金华牧师传教的语言使用情况,笔者于2001年7月赴金华进行实地调查。

笔者首先找到金华基督教的现任负责人鲍国华牧师,他的妻子邢文香也是牧师,他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并且在正式成为牧师以前都曾经在神学院学习过。金华基督教教堂在金华酒坊巷,有两个大礼拜堂和一个小礼拜堂,礼拜日同时进行传教。

据两位牧师介绍,现在来教堂的教徒除金华本地的以外,还有在金华居住的外地教友和来金华探亲访友的,以及在浙江师范大学的外国教友,因此他们在传教的时候用的都是普通话。鲍国华牧师除了在金华传教外,还要到金华郊区的傅村等地进行传教,据他说也是用普通话的,因为金华一带经济比较发达,人口流动比较大,教徒们来自四面八方,必须要用普通话。而在与笔者交谈的过程中,他们也始终使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他们说由于工作的缘故,平时讲话也是用普通话的。

因为历史原因,解放前外国传教士留在金华的资料已荡然无存,而鲍国华和邢文香两位牧师因为年龄的关系,都没有关于外国传教士的任何印象,而与外国传教士有直接接触的几位教友都已过世(如果还在的话,已有九十几岁),因此他们向笔者推荐了一位老教友,平时也在教堂帮助传教的朱雪芳。

朱雪芳,女,1924年生,生于浙江绍兴,后嫁到金华,已在金华生活了50多年。她在父母的影响下很早就信教,并于1948年在上海的一所神学院学习了两年。据她回忆,当时神学院中有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当时他们授课用的是英语和普通话(朱说的,估计应该是当时的共通语),但是她已经忘记了当时所学的英语。后来她到了金华以后继续参加金华的教会,直到“文革”前退出。后在70年代末重新加入教会。她到金华时金华已经没有外国传教士,据说他们是在1949年回国的,但是有一直跟随外国牧师的几位教友。据她回忆,当时他们用的是接近现代普通话的官话,没有使用金华白话。

笔者对朱雪芳的访谈结束后,还让她作为发音人读了本论文的研究对象《约翰福音》和《马可福音》,并进行了录音。但是从她发音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金华的文读音,因此对她的这份材料没有采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在金华的外国传教士的情况,笔者又找到了天主教的牧师郭幕天了解情况,并且参加了当天的礼拜活动。郭幕天在金华天主教和基督教界都享有很高声誉,非常受人尊敬。他现年约83岁,口齿清楚,思维清晰。他的夫人冯家谷也是教徒,并曾于1948年进中华神学院学习,现已过世。据他回忆,原来在金华的外国传教士在1948年左右都回国了,而他们留下来的所有资料都因为历史原因没有留下来,他本人也不曾见到,只有现在位于将军路石狮子巷的金华天主教堂还保留一些,但天主教堂已经年久失修,从规模和设施上都不能与基督教教堂相比,尽管前者也很简陋。

天主教徒比基督教徒在人数上少了许多,当天参加礼拜的约有20人,即使坐满也不过五六十人。当天的礼拜在读经、唱圣歌和祷告等活动后,郭幕天牧师开始讲解经文。他边讲边与现实联系,讲到了很多时事,如北京申奥成功和反对邪教法轮功等,因此更像是时事教育。也许是由于笔者在场,他还强调了政府对天主教的关心和照顾,真正讲到《圣经》的内

容不多。他使用的语言是金华官话。

与金华相邻的义乌则不然。在义乌城区的一个教堂里,笔者发现无论是诵经还是布道,甚至是唱圣歌,都是用的义乌土白。笔者认为这跟金华是婺城地区的首府以及这些传教士的受教育程度有关。从调查的情况再联系历史沿革来看,无论是在金华传教的外国传教士还是金华本地的牧师都是使用金华官话甚至普通话的,教友们交流时也是如此,因为一直以来教友多是“文士界”的,而牧师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属于读书人范畴的,无怪乎当时的传教士如 P. G. von Mollendorf(1847—1901)认为金华话属于中原官话,其实他们所知的金华土白是文读音系统。

二 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声母和韵母系统

表一: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声母(共 34 个)

p 比帮百	pc 铺扑	b 甃碰鹁	m 问满脉	f 翻风福	v 万 _文 凡服
[p]	[p ^h]	[b]	[m]	[f]	[v]
t 东都头	t' 天听讨	d 但独殿	n 能啢拿		l 来亮力
[t]	[t ^h]	[d]	[n]		[l]
ts 接请 _量 词	ts' 差节村	dz 查择		s 所西撒	z 自从席
[ts]	[ts ^h]	[dz]		[s]	[z]
ky 照记织	ky' 气吹起	dj 丈传着	ny 人银日	hy 手显血	j 又树十
[tɕ]	[tɕ ^h]	[dʒ]	[ŋ]	[ɕ]	[ʒ]
c 中主 _文 祝	c' 吃脚出	gy 是 _白 奇指		sh 世身稀	y 样夜一
[tʃ]	[tʃ ^h]	[dʒ]		[ʃ]	[j]
k 够解国	k' 去开靠	g 家界个	ng 点定	h 海欢黑	' 暗我后
[k]	[k ^h]	[g]	[ŋ]	[x]	[ɦ]
∅ 意要屋					

表二:金华土白《约翰福音》(1866)韵母(共 60 个)

a 解差我	i 起已底	u 都路受	o 摩波罗	e 为鬼碎	æ 来 _文 倚对	ü 于主水
[a]	[i]	[u]	[o]	[e]	[æ]	[y]
ǎ 岸 _口 (茂盛)	ia 天也先	un 满瞒慢	or 法八拿 _文	ei 利 _文	æŋ 办生 _白 橄	üa 传说源
[ǎ]	[ia]	[un]	[or]	[ei]	[æŋ]	[ya]
ao 造好道	iu 就犹修	wa 花怀快	ong 中望统	eo 走候头		üer 越
[ao]	[iu]	[ua]	[oŋ]	[eo]		[ye]